

《散文》200期精品丛书

神的笑声

SANWEN200QI
JINGPINCONG
SHU
SHENDEXIAOSHENG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《散文》200期精品丛书

166457

I267
4024

神的笑声

《散文》编辑部编



京电力大 00203091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神的笑声
《散文》编辑部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开本 850×1092毫米 1/32印张 77/8 插页4 字数163000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6000

ISBN 7-5306-2421-0/I·2163

定价:11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系《〈散文〉200 期精品丛书》之一。

书中选收随笔杂文小品近 60 篇。作品思运海天,笔成片羽;放谈社风世相,细说民心人态;侃谈中不失厚重,议论中不失温热。庄谐各异,藏露自成,平奇有别,雅俗共赏,见仁见智;既给人以理性的思辨,又给人以艺术品味。

前 言

贾宝泉

到今年8月,《散文》就出版200期了。每期约略为10万字,那么200期就是2000万字。《散文》采稿率约为0.2%到1%,要发表这2000万字,编辑审读稿件的字数,起码该是发表字数的100倍的,这些稿子堆积起来,怕是雇一辆坚固的车子才能承载得起。

2000万字的作品中,我们选编了《〈散文〉200期精品丛书》,凡4册:《写给梦中的情人》、《神的笑声》、《小家屋檐下》、《塞纳河上无名女子》。该丛书字数约为2000万字的4%。

《写给梦中的情人》,主要选取艺术品位较高的抒情散文。《神的笑声》,主要选取随笔杂文。《小家屋檐下》,主要选取反映当代平常人的平常事和平常心态的作品。也只是大体上有个区分,做不到严格区分的。有些作品,将抒情、叙事、说理做得水乳交融,就不好规定分界,只好因为是它,所以是它;它就是它,咱们读咱的就是了。数学中创生弗晰数学,用以研究世界上许多界限不分明甚至很模糊的问题;量子力学中创生不确定性原理,以为要测定量子的确定位置,就只好放弃其有关的动能信息:“或许我不能观察到它在何

处,但实际上它应该在什么地方。”说不明白的,就“放弃”掉,这不是回到2000多年前老子所说的“无状之状,无象之象,是谓惚恍”里了?由极其精微到模糊混茫,这是人类认识之重大跃进。不必多言,今人之“模糊”,与老子之“惚恍”,全然不可等同。“模糊”的道理,在文学艺术中也有实在的价值。“模糊”,同样称得起有自己血型 and 指纹的“这一个”。

《塞纳河上无名女子》,选取《散文》发表的译文作品。

《散文》的血性是中国的,东方的,它的根在东方,也在地下分支一脉伸向西方,汲取西方的营养液,以便长成东方的散文之树。这些年,它在开放的气氛里,融汇中华南、北,世界东、西散文的长处,众美兼具,铸成一己之色、香、味,既不数典忘祖,也不因循守旧。它要求自己继承传统、发展创新,放怀寰宇、直面人生,保持特色、兼容百家,尊重名家、扶掖新人。它在选稿时务求做到格高、境阔、文洁(非惟文字简洁,也含有清洁,讲卫生,不污染环境之意)、意新。它希望求真,求美,求新,求活,但气格禀性上一以贯之。它希望随世而运,又独立风标。它希望一如既往地启迪智慧、关怀人生、思想深刻、文风平易上做学问。它希望以自家的平常心为平常人办刊,不仅看到摩天楼阁,也关注寻常巷陌,多选发平易的、见真性情的、大含细入的、具有永恒意味的文字。它希望成为中华和世界优秀散文作品的载体,让中华的、东方的、世界的优秀散文作品,犹如精神的太阳,发出耀眼的辉光,在照耀今天的同时,也能够承先启后,继往开来,开辟明天的路径。

编辑与期刊是相互提升的。编辑编好期刊,是将期刊向高处推动,而期刊一旦压上肩头,便势成骑虎,易上难下,如

若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，那血肉的肩头一旦抵住巨石，就不敢懈怠，不敢与石头若即若离，只要与巨石稍有距离，石头便要滚下压人死；何况我们攀的是一座青年山脉，人往顶上推物，山自己也往高处长，所以那顶峰总是可望而不可及，故此疲羸和惊心动魄始终伴随身心。也好，望见过顶峰跟不曾望见过在视野与襟怀气格上不会等同。推石上山中，编辑身心得以磨劫，也因为用力攀登提升了立身高度，看到地面上不曾看到的另外的人间，这是慈爱的造物主对推石上山者的报偿。当手脚并用且磨出胼胝，便不在乎山坡上尖锐的砾石们的拦阻。

编辑跟作家不一样，作家由着自家的性子“为所欲为”，编辑则要揣摩读者的欢喜心。如今读者心胸宽大了，这便要求编辑眼光随之眺望地平线之外的寥廓世界，小脚女人式的株守做不好侍奉读者的勤务工作。这些年，为着达成中外散文精华的融合，《散文》选发的域外作品多了。人心大了，世界就小了，地球村的东头西头都是同一个村子的。东头的小米，西头的葡萄，放在一个囤子里就是一家的。小米有小米的味儿，葡萄有葡萄的味儿，把葡萄放进小米里煮饭，就生出新的味儿，但小米还是那小米，葡萄还是那葡萄。我们还发现，西头的某些作物，本来是从东头移植过去的。这个发现，用在艺术上即是，西方某些现代艺术观念，老早在中国就有人说过了，而中国某些读者，由于识见偏狭，只知流而不知源头，虽则执意称赞西方的高明，实际上却是称赞了早已化作尘泥、长出瓜豆、又被自己吃下、从而强健了自家身体的祖宗。

时下《散文》发出的声音，该是 20 世纪末期，祈祷人类

平安吉祥的声音，用不了多久，当 21 世纪揭开巨大帷幕的时候，它就要奏出气势磅礴的《朝阳颂》。虽然我们生逢世纪末，但始终拒绝“世纪末”情绪，无论路途坦平与否，为着他人的幸福而无私创造着的生命总是美好的，有福气的。有良心的作者和编者，总该是大众的猫头鹰，当大众进入黑甜之乡时，它们的眼睛睁得正圆，飞巡在农舍和田垌之上守夜，吃害虫，又不要人养活。

一位哲人说：“密涅瓦的猫头鹰到黄昏才起飞！”说得真好！

我们几个编辑人员，对散文艺术怀抱宗教般的虔诚。我们把编刊看作戴发修行，以及进到庄严华妙境界的路途。编辑这本期刊，已然成为我们的一种打发生命的方式，一种灵魂抚慰和重塑工程，一种证实生命存在过的根据，一种对于自由的领悟和实践。在读稿编稿中，我们身心受到洗礼，对于“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”多了肯定的意志。我们将跟大家一起，着力把《散文》推到下个世纪，到那个时候，咱们大家回首上个世纪的往事，《散文》将作为特殊的录像带，为彼时的人们，特别是活泼可爱的孩童们，复映 20 世纪的某几个侧影，将他们溯回中国文学史的某个章节，这对于咱们这些作者读者编者，就是很幸运的了。有资格向孩子们说历史，不是谁都做得到呢！

全国 10 多亿人中，我们这几个人有幸编辑《散文》，成为大众的勤务人员，有幸充当人梯，给好高骛远的作者和读者向上攀登时做竖直的路面，这诚乃上苍对我们的恩赐，该知足的，该珍惜的，该将心头种种磨难转化成福泽的。

1996 年 4 月 13 日

目 录

前 言	贾宝泉(1)
秋凉偶记	芸 斋(1)
窗 外	冯亦代(6)
一方闲章的联想	张中行(9)
风霜雨雪	刘白羽(14)
拼死吃河豚	艾 煜(16)
难觅了 青春之颜	王学仲(19)
春秋佳日	黄秋耘(23)
酒与爱情	何满子(26)
且说考试	吴伯萧(29)
轮回的想象	邵燕祥(35)
人生寓言五则	周国平(38)
石不语	黑 璞(42)
说 茶	邓友梅(48)
说不尽的狗	孙绍振(54)
关中论	贾平凹(60)
莫扎特的造访	赵丽宏(65)
春华秋实	(台湾)郭嗣汾(71)

追越楚魂	滕 云(74)
金山寺的阳光	王尔碑(79)
生命随想录	耿林莽(81)
夜宿普救寺有怀	李兰 杜敏(86)
野山谷在等你	郭建英(91)
文人的床	李汉荣(95)
生命苔花	杜 若(98)
枫叶·草·梧桐	李 耕(103)
戒尺小记	胡心洁(109)
镜 子	萌 娘(114)
清风明月共一船	叶文玲(121)
春蚕语丝	熊光炯(126)
神的笑声	金 马(130)
书桌情话	杨匡汉(135)
关于家园	凸 凹(140)
永恒的荷塘	廖华歌(145)
一句悟道之言	李 旭(149)
金字塔联想	晓 江(153)
伞 赋	云 德(157)
画鹰与画雕	韦 野(160)
花语古今谈	杨光中(163)
鸣禽的启示	谭 谊(167)
岳阳楼随想	王正湘(171)
蝉之思	袁建平(176)
沅江石	马 力(179)
致郑板桥书	李永文(183)

星空遐想·····	杨长生(186)
论超脱·····	冯 炜(191)
幕外看戏·····	陈 益(195)
东西南北得我所·····	张 放(200)
论淡泊·····	张秋红(203)
梦乡断思·····	陆 萍(206)
一本书的遐想·····	叶倩予(210)
深院尘稀书韵雅·····	葛昆元(214)
美丽的战争·····	姜琍敏(216)
在月夜净化心灵(外一篇)·····	陈所巨(219)
雄性篇·····	毛志成(222)
由玉痴乾隆说起·····	陈 军(228)
海岛黎明听鸟语·····	何九盈(233)
生命需要平静·····	瘦 谷(237)
寂寞的辉煌·····	伍立杨(240)

秋凉偶记

芸 斋

扁 豆

北方农村，中产以下人家，多以高粱秸秆，编为篱笆，围护宅院。篱笆下则种扁豆，到秋季开花结豆，罩在篱笆顶上，别有一番风情。

扁豆分白紫两种，花色亦然，相间种植，花分两色，豆各有形，引来蜂蝶，飞鸣其间，又添景色不少。

白扁豆细而长，紫扁豆宽而厚，收获以后者为多。

我自幼喜食扁豆，或炒或煎。煎时先把扁豆蒸一下，裹上面粉，谓之扁豆鱼。

吃饭是一种习性，年幼时好吃什么，到老年还是好吃什么。现在农贸市场，也有扁豆上市。

每逢吃扁豆，我就给家人讲下面一个故事：

1939年秋季，我在阜平县打游击，住在神仙山顶上。这座山很高很陡，全是黑色岩石，几乎没有人行路，只有牧羊人能上去。

山顶的背面，却有一户人家。他家依山盖成，门前有一小片土地，种了烟草和扁豆。

他种的扁豆，长得肥大出奇，我过去没有见过，后来也

没有见过。

扁豆耐寒，越冷越长得多。扁豆有一种膾味，用羊油炒，加红辣椒，最是好吃。我在他家吃到的，正是这样做的扁豆。

他的家，其实就是他一个人。他已经四十开外，还是单身。身材高大，皮肤的颜色，和他身边的岩石，一般无二。

他也是一个游击队员。

每天天晚，我从山下归来，就坐在他的已经烧热的小炕上，吃他做的玉米面饼子，和炒扁豆。

灶上还烤好了一片绿色烟叶，他在手心里揉碎了，我们俩吸烟闲话，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。

1992年8月13日清晨

芸斋曰：此时同志，利害相关，生死与共，不问过去，不计将来，可谓一心一德矣。甚至不问乡里，不记姓名，可谓相见以诚矣。而自始至终，能相信不疑，白发之时，能记忆不忘，又可谓真交矣。后之所谓同志，多有相违者矣。

同日又记。

再 观 藤 萝

楼下小花园，修建了一座藤萝架。走廊形，钢筋水泥，涂以白漆。下面还有供游人小憩的座位。但藤萝种了四五年，总爬不到架上去。原因是人与花争位，藤萝一爬到座位那里，妨碍了人，人就把它扒拉到地上去，再爬上来，就把它的尖子揪断。所以直到现在，藤条已经长到拇指那样粗，还是

东一条，西一条，胡乱爬在地上。

藤萝这种花也怪，不上架不开花，一上架就开了。去年冬天，有一个老年人，好到这里休息晒太阳，他闲着没事，随手拣了一条塑料绳子，把头起的一枝藤条系到架上去，今年开春，它就开了一簇花，虽然一枝独秀，却非常鲜艳。

正当藤萝花开的时候，有几位年轻母亲，带孩子来这里坐。有一个女青年，听口音，看穿衣打扮，好像是谁家的保姆，也带着一个小孩，来架下玩耍。这位小保姆，个儿比较高，长得又健康俊俏，她站在架下，藤萝花正开在她的头上，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，就好像谁给她插上去的。

自从改革开放以来，妇女服饰大变，心态也大变。只要穿上一件新潮衣裙，理上一个新潮发型，就是东施嫫母，也自我感觉良好，忽然变成了天仙。她们听着脚下高跟鞋的响声，闻着脸上粉脂的香味，飘飘然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

这位农村来的女青年，站在这些人中间，显得超凡出众。她的美，是一种自然美，包括大自然的水土，也包括大自然的陶冶。她的美，是天生的，不是人为的，更没有描眉画眼的做假。她好像自觉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她站在这些大城市时髦妇女中间，丝毫没有“不如人家”的感觉。她谈笑从容，对答如流，使得这些青年主妇们，也不能轻视她的聪明美丽。她成了谈话的中心，鹤立鸡群。

藤萝架旁边，每天还有一些老年妇女练功。教她们的，是一位带有江湖气味的中年人。这是一位热心公益的人，见到藤条散落地下，在他的学生们到来之前，他就找些绳索，把它们一一系到架上去。估计明年春季，藤萝架上，真的要

繁花似锦了。

1992年8月16日清晨

后 富 的 人

这是一处高级住宅区。早晨八点以后，下午五时左右，接送厂长、经理、处长、局长的汽车，川流不息，不过时间不会太长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下午的汽车，一到门口，尾巴就翘了起来。于是主人、司机以及家里人，把带回的大小纸袋子，大小纸箱子，搬到楼上去。

带回的东西，吃过用过以后，包装没处存放，就往垃圾道里丢。因此，第二天天还不亮，就又有川流不息的拣破烂的人，来到楼群，逐楼寻找，垃圾间的铁门，响声不断。

过去，干这种营生的都是本市人，现在都是外地人。他们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破衣烂裳，囚首垢面。背着一个大塑料口袋，手里拿一个铁钩子，急急忙忙地走着，因为就是早晨东西好拣。但时间也不会长，等到接人的汽车来时，他们就都消失了。

帮我做饭的妇人，熟于此道。我曾问她：

“前边一个刚从垃圾间出来，后面一个紧跟着就进去，哪里有那么东西？”

她说：“一幢楼上，住这么多人家，倒垃圾的习惯也不一样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往下倒？也许他刚走，上面就掉下个纸盒子来，你不是就可以拣到了吗？”

她并且告诉我，干这个，只要手脚勤快，一天的收入，是很可观的。就是刚从外地来，一无所有，衣食住行，都可以从

中解决：例如破衣服，破鞋帽，干面包，烂水果，可以吃穿；破席子，可以铺用；甚至有药片，可以服。如果胆大些，边旁的破车子，可以骑上；过些日子，再换一个三轮……

关于住，她没有讲。我清晨散步的时候，的确遇到过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，手里提着一个破布包，满身满脸是黑灰。她问我，什么地方可以洗洗脸？我问她为什么弄得这样，她没有说。但我看见她是从一幢楼房的垃圾间出来。

国家已经有不少人，先富了起来。这些从农村来城市觅生活的，可以说是后富起来的人吧。

1992年8月16日清晨

窗 外

冯亦代

美国作家威廉·麦克斯威尔说过：“我喜欢一间杂乱堆置的房间，而且推窗望出去没有任何可以引起兴趣的景物。我在写《旧燕归来》的最后两节时，窗外是一片洋铁皮屋顶，这屋顶使我看了大倒胃口，便立刻把目光回到我的打字机上。”

我栖息工作的听风楼，也有一面东窗，窗外原先是块篮球场，四边种满两行杨树，风吹树叶飒飒作响，颇引起楼头人的遐思。但72年自五七干校回来时，这块空地在几年前已造起一溜平房，开窗望去，虽不是洋铁皮屋顶，但混凝土制的洋瓦，也和洋铁皮差不多，我刚回来一看，不免连声叹气，往日艳羨的楼居，竟变成索然寡趣的一片瓦楞。但日子久了，我便觉得瓦楞并不是不可欣赏的，它有它独特的生趣。用不着如麦克斯威尔的“大倒胃口”。事实上是他未探得这独特生趣的奥秘。

春夏清晨，我每为窗外麻雀的啾啾所闹醒，开窗一望，对面屋脊上不时飞来一群小鸟，她们在试啭歌喉，舞姿翩翩。老伴就在窗台上洒些果皮米屑，帮助她们觅食。初时她们窥见窗内站着人，只是胆怯地一掠而过，叼走了食物。逐